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廣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四十九卷目錄

帝新音集卷四

三

支那學

卷三

卷之三

— 1 —

卷之三

帝紀那裏考四十

比類

昭帝本紀

藏北齋書影

第六子文宣皇帝

武明皇太后早

及文鼎執政遺中

帝所覽文籍原其

之師左驍震而不

李陵傳

諱終身未嘗誤犯

柔代之性嚴極不

懷然散客

此天保初進爵爲

長於文理省內畏

卷之三

參長於政術部

後省至朝駕門都督咸休等率數千人突厥徵入自雲龍門中
太皇太后星高麗國軍都督刺史徵入自雲龍門中
險之休率萬騎大呼不從突厥亦爲領軍等爲兵士
所服者皆突厥休率急而罷帝入至昭陽閣幼主
撫之奏請下突厥士一千餘人皆被甲待突厥
詔武衛徵突厥武力授倫又被文官重惡徵突厥思
詔常言帝無異志唯去還已高歸海突厥勞苦
嚴永樂乃內刀面道帝乃令孝宗引侍衛之士同華
林嗣以京僉軍人守門閣突厥未樂於圍討以帝爲
大承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府佐史進位一
等帝尊如晉陽有招軍國大成改誥決突厥既當大
位知無不爲尋求名譽貽廢恭已以聽政
皇太子后尋下令賜少主命突厥恭已以聽政
皇建元年八月壬子皇帝即位於晉陽殿故大教
改乾元九年爲皇建御奉太皇太后遷唐皇太后
太后崩文宣皇后宮曰信昭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
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國統不傳者有司擬訖
近親以名爵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突厥
黃船校叔父詔睿齊之士並聽見陳軍人戰亡
位至通顯天保以來未兼贈贈者皆旣奏義以廷
尉中丞執法所屬違違拒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
婢年六十以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憲卒
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憲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皇朝典第四十八
帝紀部彙考四十一

第四十八卷上
帝紀部著者四十一

於遂憂帝憂復貴於神色玄言覺之謂帝曰但令汝
力批劄不限黃賤嬖當王至內外肅然又密遣
大抵益於地曰汝以止難我自今敢革消者斬之
固取所御益蓋皆壞棄後既沉汨或入諸賊滅家
性處嚴尚書郎中制斷有失輒加撻斥令史嚴憲
即考竟宣室乃立帝於前以刃擊振脣脣被帝訶
諭以白刃求帝之短成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
若善部中後陽帝魏時官人聖祖忌之謂帝擅取
廣求報移孽官帝承旨而憤之謂皇帝里也
以刀刃亂殺秦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涕泣宣文不知
爲何先是女王曉乃捨之令侍帝王禁居禁中事
敢復陳及宣文女王曉乃立帝爲主即位乃即
朝庭除太傅錄尚書舊制皆省決於帝月餘乃尊
白是詔勅多不關帝或言於帝曰驚聽禁裏必有探
非之忠臣自之地何宜舉出明元年從發帝赴都
居於領軍府時楊愔字叔可朱渾天和末欽道鄉
州牧萬尚書長湛甚爲大司馬驥馬并省尚書
解京畿大督營時以羣衆之私乃長廣王
期冀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且發衛軍府大
風暴起壞所御車輿帝其惡之及至右朝士咸建半
定消數行於毫端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
可朱渾和侍中宋欽道等於是帝改服與平原王

書前遇駕辭常侍郎子欽以白髮蒙召
內帝于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刀而帝
喻之休寧驚大呼不能勝聲既倒僕使軍
所服悉告池仗休寧急而罷帝至昭陽殿幼主
太皇太后聖后並出陪御座帝垂憲指等非求辱尊
擅之奉事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一千餘人皆被仰待
詔武衛鼓樂震天餘音又被文言重器捲刃思劍
廢帝常飲食倉卒不知所以太皇太后又爲富大
后嘗言帝無異志雖去還而已高師彥勤衛士解
繫永寧力内乃面面痛帝乃令歸省引侍衛之向華
林園以京畿大入守門閣斬姚宋於園脣以帝爲
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營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
等帝尊如晉晉有詔軍國大政咸詔決焉帝既富大
位知無不爲尋常之責名實恭恭帝恭已以聽政
太皇太后尋常之責名實恭恭帝恭已以聽政
太皇太后尋常之責名實恭恭帝恭已以聽政
太皇太后尋常之責名實恭恭帝恭已以聽政
太后稱又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
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固統不傳者有司搜撫
近親以名爵商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獎賜
黃幡赤杖或以銅鑄筆頭率軍士舉筆
死王事者以其時宣當加榮獎特賜太祖名望雲
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果追贈者亦皆肯義又以延
嗣中承執法所據遷道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
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皮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
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濬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散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使還省四方觀察風俗
問人疾苦考求得失復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刻

殷先封兩代漢魏二百年無發兵典及元氏純歷不幸
舊革服無承大業唐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

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直生講義經典歲時考試
其文藝帝所選石經自即迄列於學館州大學生亦

仰典司勸加督課兼申詔九州勸人有重封者聽分
授子弟以膺肉之恩九月壬申詔定三祖樂冬

十一月辛亥立紀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
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善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

帝廟宜奉武穆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
宜恭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皇帝廟宜皇帝廟

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射

景故太師實恭故太師太原王襄略故太宰寧武王
原秋子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善故司徒崇德故

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憲故太保劉蕡故太保
封祖齊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故

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肅執故大宰致風王
可朱澤道故太師高亮故太師劉蕡故太常卿王庭
侯受洛干故太尉暮榮故太史令善故太宗廟庭故

太尉河東王善故太常卿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傳故六韓

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屢屢奏出

長城寇奔逃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拾糧入營陽宮十

二月景牛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祔於太廟癸巳詔降

罪人各有差

一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

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士文學侍郎史廷尉三
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一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
月景牛以尚書令彭城王數爲太保長樂王財數爲
太尉己酉野雞發於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
鑿此暴君奄無無速今嗣子冲幼未開政術授授業
理歸山傍石水丞相長廣王湛研機化追周宗
人唯之望海內瞻仰同抱共氣國家所憑可遺尚書
左僕射趙郡王數既百微王統茲大寶其義祀之避
一同漢文二十六日悉從公除山改施用普從徵約
先是帝不豫而無間聽覺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
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祥雲還都上諱曰孝
皇帝庚午葬於文靖殿帝遷敬有識度深沉能節
不可幾測身長八尺帶五尺佩刀冠冕獨秀
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使不所不逮及正位
居猶所剗辭輕搖蕩賦強儻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
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於臨朝待知人之善惡
每訪問左右真寢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淳在外談論得
失率率率對曰陛下聰明至公可遠祚古昔而有
識之士咸言傷繼皇帝之度量爲未弘帝笑曰誠如
卿言初臨萬象因天授誠知事在斯時安可久
免驚馬帝度而終勤太后廟我司徒前所在者三帝
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
際垂淚服牋枕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威王入墓大
號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盡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碑言初臨萬象因天授誠知事在斯時安可久
免驚馬帝度而終勤太后廟我司徒前所在者三帝
人懷令所加政皆出自文宣因循鴻業之外叶從自
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卑園業推曾未春月遂
登京基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
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狂昏邪嬖暴近代未有其
聞不永貞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蒸然指
揮稱聖股肱輔弼雖懷謀既不能營弘道德和慈
親懿又不能遺惠房深謀衛主應斷不暫自取其

啓臣既諒殊君者舊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高昭
早居臺閣雖奉職掌未盡人服以誠義著後
大革前弊而專責官守顧相得深特人服其
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於府周氏制改鑄於宰
主將相俱不無危殆乃堅關右實懷兼井之志盡謀
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兩年不永其故何哉臣願鑿
之間實有報復將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
不許也

武周帝大統

羅陰除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祀北郊。辛卯印帝禮都李
錄見四月臨朝在京拜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
留督五營單士尚爲御馬局主申軍所爲左僕射夏四月升
景皮以兼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升
汾東萊蕪南濟州嘉早傷寒遣使乘輶恤皮牛陳人
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要聖閭位之苑廬遷大總
持寺六月己巳齊州吉濟河口日見八龍昇天。己卯
詔兼駕騎常侍崔子武使於豫州。申州牧河南京
孝瑜。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書爲大農卿聖惠安史郎
己未癸酉行酒邑西昌縣馮忠憲公史崇安史崇
木可汗等二千餘人自懷州分爲三道發掠吏人
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盡下而
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車輦并州又遣大
將軍造奚武帥衆數萬至東蕃及晉州與突厥相應
是歲東單庫奚奚蘇獨契丹並遣使胡賈
春正月庚申周車輦於城西居
單及突厥大敗人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
王故部若出塞還而三月辛酉以律令班天下大敗
己巳遂殺太師彭城王徵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
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
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駕騎常侍崔子
武使於豫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
王勣爲銅衡尚書以司徒從軍爲太尉甲申以
太傅領司徒太師丁支以太尉任王浩爲司空斛律
留爲司空夏五月庚子大雨晦夜不息至甲辰乃
止是時營壘所言有鬼兵百姓競燒銅鐵以招之之誠
梁陵王百年歸手文題於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孫

為南陽王據為東平王是月餘聞謠於周陳人來求降者
突厥發幽州入長城掠掠而還遣急鵠急鵠未詔道十二
遣並出使其水滸將突厥急鵠洛陽燒入枳關羅景宣
避難冬十一甲子還等圍洛陽皮皮詔兼散騎常侍
使崔漪送使於陳甲辰太尉擊破大破突厥於軒轅
擒楊穡十二乙卯豫州刺史王良以城降周
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行丙午太宰平陽王薨
癸亥太守張叔貴大辟崩突厥圍之卯射洛陽圍一卯射
洛陽復攻洛州經周軍士一年粗武城州死罪已下
下囚己巳以太師試詔爲太宰以突厥律光爲太
尉井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定
經滑臺大於黎陽所經滅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
是歲萬殊殊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
者不可勝計設發糶給事竟不行
未辛酉正月甲寅以監軍任城王浩爲大司馬辛
未辛酉陽二年甲寅申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
節東北校尉樂浪郡公新羅壬子申以年穀不登率
充采梁滄州司州之東都陽平清河武都豫州之長
樂渤海澤水條之處貧下戶栗各差家別升斗而給
己又多不付是月彗星犯於東壁如庭室亦如之
月戊子大將軍東安王率獻坐免乞及陳人來聽
太史參奏又有愛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辛

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
爲鶴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範爲丹陽王仁謙爲東
海王仁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王仁太上皇帝
召尚書令東平王徵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
深爲尚書令并尚書左僕射惠定遠爲尚書左僕
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
詔以太保任城王涉爲太師太尉馮羽潤爲大司
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竇良仁爲右丞相太傅
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
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并州刺史東安
王高麗爲太守司空并州刺史東安王高麗爲東安
太尉尚書令今平王徵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
賜諸子所第魏侯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
標假力用免者今可悉蠲准戶任節郡縣准平
人丁已太上皇帝辛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侵僵尸
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至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逃
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放文武
百官進二級賞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
太上皇帝至晉陽十二月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
王左丞相趙郡王采配神武廟庭
四年春正月詔以拔渾河王岳河東王善相樂等十
人並配齊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駕常侍
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卯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
王儀爲大將軍南陽王尋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
服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軒爲尚書令
夏四月辛未都宮昭陽殿及宜光華華等殿辛巳
太上皇帝辛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
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王反太上皇帝
爲左僕射王反太上皇帝

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

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

王要取裴皮申詔兼駕常侍裴收之聘於陳二月

癸亥以百濟王餘目爲使持節侍中驍騎大將軍帶

方郡公王知故己可以太傅成陽王斛律光爲右丞

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竇良仁爲僕射尚書事冀

騎常侍李叡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須廢其主伯宗

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

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并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帝尊

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乃所在百工悉罷之

又詔戒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鄭下并州大官口口

一歲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癡愚者仰所司第放庚寅

詔天保七年已來諸業坐配流者所在令還足歲

契丹靺鞨逼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帝三臺未入寺者施大

典聖寺是月定州刺史博陵王乙酉正月乙丑詔龍

同二司唐德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莘皇

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惠爲樂都王

甲寅以尚書令薩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

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未以華山

王彊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

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蕭何爲東平王

甲辰以尚書令薩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

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未以華山

王彊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

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竅之獲刺史楊欽秋七月庚午太尉環

四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威英各一人

鄒僕優等詔錄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日誅錄
軍大將軍庫伏伏伏侍尚書王子良等書佐僅
射滿子玄薨死之年九月己亥行賈平陽九月
以師任城王僧達爲太宰馮翊王済爲太師已辛未
丞相平原王殷淵蕭虔丘曲降并州界內僕算已下
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蕭子申陳人來禱冬十
月

遺使朝貢於周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庚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麗歌為錄尚書
書軍府院貳郎散騎監兼東夏節度使於東是月
州郡有孤婦多寡人妻二月乙巳拜左皇后錄氏爲
皇后景平章文林公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
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半未

萬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惠好反辛丑行宰吾
禪尚書令唐邑等大破忌好投火死焚其妻
李氏卒未單輶自晉陽宣實尚書令唐邑
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建大故立玄廟各
戒淮北秋八月葬癸卯行宰吾陽申辰以爲廟號爲尚書

月罷京畿尹入領軍府已亥卒歸至自晉陽一日
侯文富請特申終制垂子悅便於局居以資斧行營
草王孝持印西以名丞相律光以錄高書善廣章王孝持
司僕癸酉以名丞相律光以錄高書善廣章王孝持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謚號殞節王嚴爲左丞相

盜人信州致制史和士卒南充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夏至會昌陽九月戊午以大司馬馬麟繼任平之。庚辰夏至會昌陽九月戊午以大司馬馬麟繼任平之。壬辰春正月癸卯以大司馬馬麟繼任平之。馬大司馬太尉衛衡隨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基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蘭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封皇祖增號之後內急有軍

右後附是歲戊南陽王詩
六年春正月亥東駕歸自晉陽丁丑嘉辰既朝
餽於市是月己卯太史見日食四月庚子以書監鑒
休之為尚書右僕射癸卯卯卯被誥使胡震秋七月甲申
戊行幸晉陽八月丁酉歸定趙幽淵六州大水暴
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逼洛城築大船以浮橋
右後附是歲戊南陽王詩

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皮質以左僕射唐岱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

大慶班告天下已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吏官更
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
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閼府儀同三司尉威
軌之敏探驗傍無人跡不知率所從來乙卯詔以爲

櫛檻閣月已丑遺右丞相高陽何駿駁自督鑿鑿之際
次河陽周師夜遼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解後
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
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行至靈山公山。八月庚寅，靈臺寺僧法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善爲右丞相太師惠王酒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侯。王延宗爲太子少傅。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庚子立爲皇太子。己丑以司州刺史王寶德爲右僕射。侯莫羊已行幸。善陽是月聖壽堂御賓成勅付吏閭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罪已下。

胡走以免凶戰，義掩留參選。一州明徵淮和合，
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徵進軍圍壽春。
陽子李南苑宣官賜死者十人。銅錢尚書高
祖敬爲司徒兼軍將吳明徵陷壽春，使於周九月改
號爲張冬。虎威將軍常侍劉孝榮、黃門侍郎齊
澤、鄧彥榮等行幸晉陽。十一月皮寅，司徒高祖崩，
號爲石室，是歲高麗鵝頭進，遣朝賀，突厥使來。

十年一春，有司奏言：「自古以來，人情不實，所生子女，多不似其父母。」故有「子母相對」之禁。所在州太守及諸富戶，皆以其有性，命申大赦。乙卯，詔曰：「自古以來，人情不實，所生子女，多不似其父母。」故有「子母相對」之禁。至自晉後，月辛酉，詔曰：「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者，集省選邑者家長處死刑。」景寅貞元年，歲在己未，夏四月，丙午朔，日食。庚辰，司徒袁滋卒。癸未，葬。是日，丁丑，大雨雷雨。以水患遭使盜，盜流亡者，尸入人戶。八月，丁卯，朝行幸崇福寺。九月，集於御坐復之。有司不敢以聞，詔諭營部郎官。冬十月，賜長帝大符於鄆連池閣，帥攻舊州。癸亥，遣晉書。

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西帝列陣而行上雍樓原與周晉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帥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舊偏將守晉州高阿那船等圍晉州庚戌高帝至園所十一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敗於城南我軍大敗帝舉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教帝謂制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忍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禪府儀同三司賈拔伏突厥相慕客縫葵等布衛近臣三十餘人周頭領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右衛率王孝矩為右宗士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讓不從帝遣王康德與中人李紹等送至太后皇太子於朔州見皇帝幸城南營營將士其夜欲乘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元年為隆化元年其日尋獲捉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以備御突厥主乃復拜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以備御突厥主又自東北走己丑周軍先趣陝州周師燒渠水以燒突厥走己丑周軍而不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數領軍突厥郎叩馬遂乃遷之新都唯高阿那船等十餘騎圍廣寧王孝矩城主孝道懷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謀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鄆辛酉德宗與周帥敵於晉陽大敗為周所擒帝遣暴人重加官責雖有此言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矩請出官兵及珍禽玉器不收解刑且曰宜居中受委委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解刑且曰宜慷慨流涕感動人心帝既出臨業將今之不復記所

愛言選大笑左右亦羣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面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以上入朱華門膳酒食給紙筆書問以秦周之方羣臣各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王素盛恩道李德林等武議譯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華易於是依天象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本紀

括北齊書本紀幼主名俊後侯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鄆年十日立爲皇太子隆化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名德永光元年大教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尊爲太皇帝後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勅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路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五太皇太后本上皇帝初起趣陝州突厥主又自東北走己丑周軍先趣陝州周師燒渠水以燒突厥走己丑周軍而不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數領軍突厥郎叩馬遂乃遷之新都唯高阿那船等十餘騎圍廣寧王孝道懷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謀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鄆辛酉德宗與周帥敵於晉陽大敗為周所擒帝遣暴人重加官責雖有此言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矩請出官兵及珍禽玉器不收解刑且曰宜居中受委委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解刑且曰宜慷慨流涕感動人心帝既出臨業將今之不復記所

駕急將逼於陳冀金糞於被後東長輩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鄧州武帝與抗賓主禮井太后幼主者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固公至建德七年征東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長戚則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

已至大象末楊休之陳德信等啓大太祖相公請收葬懿之號長安北源淇川帝幼面令善及長尚學綏文麗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圓潤無度不喜見朝士白非龍私昵仰未書交語性慳不堪人視

者即有忿責其參事者雖三公今寡見待仰觀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莫更異竄匿水旱亦不記損雅諸處發聲以此爲營儻信莫說驛騎殊必初項邦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乃仁威也又用律光死後諸武官畢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假無道罪乃公舉繫盛爲無

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數人間謂之無愁大士嘗出見羣虧盡殺之或刺面而皮而視之任隨令查和十開高車非服裝檢授鞭等引等第天下陳德信大顯何其珍也清貴寵照耀追官親見趙居非久官由財進祿以誠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惑諸宮奴婢閨人商戶戶戶戶眾驚見鬼人滿得前首者無萬數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祀開府十餘司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清貴寵照耀追官歲一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錢每直千金就爲貳巧胡眩名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屬使人告言軍在邊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修後周軍奄至高州太上

苑造優武修文臺其嬪嬌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瓈珀

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又於碧陽起十二院壯麗逾
於鄰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

以湯爲源百工困難無時休息鑿晉陝西山爲大渠
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
天寶又下旨賈本手書地工乃運石真銀等

有司發爲種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造不壞兒旁
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毬刷食物
百十余種將令北上則設香爐具半具而視視之向

有十餘種，合取特異，而古器與罕，但而經繩之種，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毛儀同宜都吉安等郡君鳥思子書所謂跋扈者。

高僧同道道君教之，名君君。高僧曰：「汝當學我。」因取一馬，使遙者也。大於馬上，設席以抱之。圓雞亦號開府大馬，雜鷄客食。縣尹薦之入義，者指刺大肉以詞之。至數

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敝衣爲乞食
見又爲窮兒之市勞自交易著築西鄆諸城使人衣

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寶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無

之蔣曾一夜索賜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
火急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

**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憊帑藏空竭乃賜諸侯幸
真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幸**

亦多降中者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就爲貪經人不聊生爰自鄭

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供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匱唯此事頗

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未武成夢大靖攻破鄆城故索
境內謂齊以絕之歲者以後主名聲與靖相協亡齊
徵也又婦人皆剪髮以著假髻而急邪之狀如飛鳥

至於南面則醫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達天
意若曰元首剪落危殆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
狹細名曰盜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拂拂地而却

上既且嘗曰高末萬木之音蓋鄭氏遷神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光云

論曰此成風度高雅繼鄭弘文武之官儀並其力
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
慾過度滅_一乏比其狂斬乎元象告變轉立元子名

貴雖殊致舊已出迹有虛偽事非憲典聽明臨下何
易可極又河南河間梁陵等諸王或以特徵或以清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委性易榮之性永言洗訓教匪義方始自隨

裕至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奏德所履異乎春
陽夏絃過庭所聞莫非不孰不物補之以中宮姑
姬

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橫絕之娛态明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復彌兒淪胥空接朝士不

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帳外吐絲繪威
厲風霜志過天日虐人害物揮齒無厭責獄鬻官漢

堅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數始見侵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11

皇極典第四十九卷

帝紀部彙考四十三

卷之三

詩言不絕

漢代武川人也其先出

孫遷居朔野有葛烏其

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

得玉匣三组有文曰

以其俗謂天曰宇謂君

馬普同子莫那自陰山去

男生之國九世至侯

燕拜駒馬都尉封元翁

客觀之敗敗陵率

安定侯天興初徙秦

先生集卷之四

王衡可孤徒黨最

卷之三

ପ୍ରକାଶକ

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薛干修營修令賊還統
其部復後爲定州軍所破沒於薛干修營初道算曰德
子昇天運不至而止羅而告德焉帝幸晉日復召人
天責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雲罩其身及長身尺
八尺方額廣頤委髮斜肩長委地垂手過膝皆有黑
子宛若龍之形面白有紫光人望而畏敬其少有
大度不事家業生稟祿財好疑以交結羣小大少
隨陞任在鮮卑將軍及莫學毅修禮祖時年
十八發送任以滿帥太祖知其勇善與諸君謀欲逃
避計未行會爾朱榮等許定北太祖隨例遷許
陽榮以太祖兄弟雄傑異或已遷許以他事尋太
祖第三兄遼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知求歸旨憚
懼舉家欲南歸加拔拔突厥海內亂大祖始
以城軍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顯書榮來歸爲魏主
令率兵入洛徵榮。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遺寶
岳討叛還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徵岳
及孝莊帝反正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恩無遠將
軍步兵校尉万俟璽效大風流賜勳焉孝莊帝追贈太
岳及岱等計之。岳遂遣岳入太祖房居多遣征西將
軍金普光陳大牙將邑三百戶加百司開將軍原州
事關陝洛。百姓凋殘太祖撫之恩信民皆仰服
成喜曰早值于我。又復使吾等豈從道祖太祖嘗從數
騎入野忽聞鼓之音以問從者。答曰二莫一鼓也。昔
秦二年，國人朱光東爲大光所召得將軍秉義等錄
州刺史侯安東爲大光所召得將軍秉義等錄
于昇天運不至而止羅而告德焉帝幸晉日復召人

尤必致彼留悅其圖頭虜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
今人尤尚選將未有一心若以此事告之必因其驚懼
然恠慄惟恐不全若委任某將若先許某人必有留心
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如此說心事告之必其驚懼
岳大喜卽令太祖入悅軍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
長安令太祖輕騎突厥前鋒太祖擊聖智怯懦開諸軍
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道乃倍道兼行顯聖果已東
就齊齊神武果速追之至關不太子祖還岳曰高
祖爲左領都司馬加敢騎常侍等官岳見其氣雄
決焉齊神武既破朱禾遂專制政太祖請往觀之旣
至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曰對難堪神武以
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詔陳忠款勿得反命送星言
祖爲左領都司馬加敢騎常侍等官岳見其氣雄
決焉齊神武既破朱禾遂專制政太祖請往觀之旣
至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曰對難堪神武以
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詔陳忠款勿得反命送星言
欺非人臣也豈謀不爲者公弟耳第然旣欲
立大功區社稷无不因勢盡英雄而能克成者
也侯莫陳良實本資畫材還遂脅會速切委棄既無
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居之備國之不難今費
也頭挫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彊供美
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晉王並待其辟遂常
懷異志屢犯民聽并其衆曰夏州都督奉朝敵
岳岳遂引夏州大平涼計於其衆曰夏州都督奉朝
敵若移軍近塞民聽并其衆曰夏州都督奉朝敵
可收其士馬以實吉州西據赤斧北撫沙遷遷軍使
安住歸鎭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校復遣太祖詣觀
事審陳其狀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軍達令報
岳岳遂引夏州大平涼計於其衆曰夏州都督奉朝
敵若移軍近塞民聽并其衆曰夏州都督奉朝敵
可收其士馬以實吉州西據赤斧北撫沙遷遷軍使

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等城數附而曹泥斬通使於齊神武號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臺侯莫陳悅佑衆喜還貪而無信必得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況一月至於河曲岳來爲悅所害其士衆散走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冷平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道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曾能本關不宜統御近者迫於軍法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趙貴者於彊曰元帥忠公盡節於制野勸朱木就金羅固酥豈惟國難賢宰固亦業無所依必欲糾合圖復難處恥猶拂賢者總諸軍矣非其則大難難矣欲立忠遠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傑特時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所震肅賞罰嚴明真足恃也今若告長必求赴難因而棄之則大事集矣諒將皆稱善乃命轂進達州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悅不顧盡棄業恩背帝誠志良禽情懷絕俗无所私昔居豫惡忌聞無小無大悉以寵厚推奉衆之愚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所震肅賞罰嚴明真足恃也今若告長必求赴難因而棄之則大事集矣諒將夏州史民咸泣諸曰聞悅在宋洛去半涼不差若已有質拔公之策則敵之實難難曰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堅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趙起也兵未洛若知其無能爲也日暮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起若恐衆心自離都督蕭祖思引岳日戒成虞願勿留以觀其變也太祖將將之

經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岳衆太祖至安定與之酒景曰賈拔公雖死文泰尚存卿何爲也也晏失色對曰我發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拔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耳上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魏孝武帝尋禪齊神武聞岳被殺遣武衛將軍元範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曉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俟莫陳悅亦被勒追憲悅所脅齊神武不肯應名太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良復不應命此國之大敵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範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陷西都督呂岳歸誠奉國極難非命三軍喪氣胡野捕借都督洛等荀彧荀爽志重驕私以臣昔同幕荀爽勝歸給臣已今十月十四日經東赴軍當發之時有別奏既爲衆疑所懼擇掌軍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此第一多是關西之人皆憚焉不顧東下今逼以上恩悉令赴難恰謂其後欲邀其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煩身王事事非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待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此第一多是關西之人皆憚焉不顧東下今逼以上恩悉令赴難恰謂其後欲邀其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煩身王事事非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待事

不來狀當親自致詞于體此意不過委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悅遂天逆理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能誘命伍兵水洛彌榮秦寵臣以大省既班忌抑私憾猶問悅及都督可宋渾元等歸開早晚而悅並誰使人不聽反搆謀其指麾勢必異臣臣止爲此木放自拔兼願愛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後臺責之曰項王者正光之末天下漸廢羣凶橫河索荆淮故將軍質公援扶勃起忘憂高授南指揮皇黨於已歷豫北西邏漢百姓於渝者西顧無憂累公是賴勳茂實隆達辭閑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二談也君貴名微行薄本無遺棄故將軍降遷尚之志萬葉征之理乃申密朝廷爲君爲旣行營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頒煥誥請論至於正三天子雖進祿矣豈可是乎不復禪之斬新綱也君王室爲心猶當知或見在生憂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安務成高氏專擅主上慮心寄聲督郡君復憂故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奉力共匡時難而親奉心未集假此以固東方曲有更革徇行忽見一老翁顙眉皓素謂曰賈拔高祖復舊比業終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盡言訖不見此更恆與所親見之至是方聽魏帝太祖曰賈拔侯既不時奉詔事數違旨固有常利尤克坐甲指日相見

秦州刺史方侯普等令與悅爲黨援者廷之封詔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詔撫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爲處訓兵秣馬唯恐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俟莫族悅燒連退量度且宜止此今若名悅役以內官臣歸東轍北朝若以悅舉爲邊汗乞度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猶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彌爲岳所親任何曲之變爲悅卒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一千人劫奪原州太祖遣都督吳彊榮率輕騎一千襲擊之並復大安伯和等遂於平涼太祖表崇原州事方侯普檢又將將以十倍添領一千騎來討軍三月太祖進道至原州衆革悉集議以討擊之臺卒莫不懷憤大祖乃表曰記聞舊死禍忍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發後臣新臺還闕殊爲風流志不俟且直以督已下咸稱賢拔公視我如子今錄君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吾慚愧死無恨且復外附僕臣內違旨臣上今下逐惡之志下承歸士之心莫仗天威爲君主誠實小建實貢在廿年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夏四月引兵上龍宿兄子堪爲都督攝原州太祖嘗令戴黃秋盔無犯百姓大悅聽者知其有成算出木嶺開大兩塗平地一尺太祖知悅佐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之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妄安乘樂闋間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永洛太祖至永洛命圍城破太祖率卒數百突厥圍以逼授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追保大都以遁之特南秦州刺史李彥亦在悅軍內聞道

使南爲內應其後悅出軍中自薦遺將相率

來降太祖經兵奮擊大破之擣獲萬餘人馬八千疋

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匿走太祖曰悅本東曹

督賀拔頡等追其後尋至葦屯山追及悅斬之太祖

入上邽收復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多蒙無所

取左右稱一銀錠蒙以解太祖知而罪之即削將

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歸

據宕昌羌豪梁企定吐谷渾寇金城酒泉及南秦州

氏羌連結所在肆起南岐至于瓜都鄯州據郡者不

可勝數太祖乃令李彊鎧原州夏州刺史張思禮

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公朱元遠濟州刺史將軍趙

貴行秦州事徵發遼東秦、洮、四川粟以給軍營神武

固秦州克捷乃追便於太祖甘言厚報深相倚太

祖拒而不納持將神武已異見志故帝深伏太祖

乃徵二騎領東達州助爲營擾仍令太祖稍引軍

而東太祖乃遣太都督資業率步騎五千鎮渭濱

計以合天下假淮晉秦欲稱義推誠歸附俱見辭

於是稱兵西假討余朱彌遠表奏以取讓號

思祖遂除榮寵不能靖滅盡剪草拔根乃勑余朱

榮行茲義逆及榮以專政伏诛世隆以囚黨叛歎

苦相救過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執基智立建

明以合天下假淮晉秦欲稱義推誠歸附俱見辭

於是稱兵西假討余朱彌遠表奏以取讓號

向白馬輔世珍等復石濟尚墮之厄莫等出據
壘關韓帆之徒擁衆蕩拔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
皆發承威戒侮朝廷藉此徵捕冀茲大寶除壑河益
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是開隙於外或言分詣伊洛
取彼漢人攻言欲來入閩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
天下清夷百寮師歸四隅來歸人盡忠貞誰爲君側
而歎底福自己生是亂階蕩蕩南箕指鹿爲馬包藏
凶伺何我神器是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
親當受脅悅節百萬數騎十乘義憲坐甲唯敵是俟
義之所在無疑更懼兄難有諸書班告天下稱歎逆
亂微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計或趣其要害
或擊其窟宅電燒蛇營合星羅而歡還負天地毒
被人鬼棄此掃蕩易同俯拾歟若渡河稱溫宗廟則
分命請許直取并州亦命鄭帥百道俱前擊破賊臣以
其穴未敢發動亦命鄭帥百道俱前擊破賊臣以
謝天下其州縣郡縣土人黎或州都邑者或勤肅
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
凡百君子可不勉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歌智略不足
而訴有餘今聲言欲西之在入洛吾徵令寇洛率
馬步萬餘自洛州東引王羣率中士一萬光據華州
觀若西突得抗拒如其入陷洛宿即擊潰晉
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內顧之憂退得被繩
之勢一舉大定為上策衆咸稱善秋七月太祖
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猶逼京邑魏
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丘斌之領軍解斯椿
鐵武半道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
九百里聽兵者所忌止須乘夜擊之而主上以萬乘

之重不能決嚴方深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
或問韓帆之徒擁衆蕩拔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
皆發承威戒侮朝廷藉此徵捕冀茲大寶除壑河益
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是開隙於外或言分詣伊洛
取彼漢人攻言欲來入閩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
臺自蕪坂涉趣升州灤大都督李賢恭精騎一千赴
洛陽會發之與斛斯椿平權不協氣之遂棄權就
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夜洛陽軍輕騎入關
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遼太祖免冠泣涕涕曰
臣不能式遏寇虐幸使乘輿遷幸請勿司敗以正刑
書帝曰公之恩猶顯於胡瓶以不德負殃致寇今
日相見深用厚懷責在朕躬無旁諭也乃奉帝都長
安故策策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
大將軍秦州刺史尚書令進封麟閣郡公別置二
尚書隨例分綱尚書僕射除如故太祖因謀教
諭乃受初魏帝在洛陽許以苟弱長公主配太祖本
及結納帝許以太祖嗣位為駙馬都尉八
月齊神武襲陷澇潤降華陰太祖軍詔也新上以
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蘇建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
撫據其卒七千連長安進逼秦州冬十月齊神武推
廣陽令諸將曰城今持吉二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
達是欲殺吾軍使賈秦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
行非良策也且歎起兵以來秦每為先鋒其下多故
卒屢勝而騎今出其不意擊之必克克秦則歎不戰
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跋近塔而還擊事若蹉跎悔
無及也太祖曰歐前暮襲澇潤軍不進者固當也
大來出郊駕顧謂吾但自守勿過關意尤狃
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哉雖遠橋
不能渡凌此五日中吾取資秦必失公等勿疑庚戌
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塞右辛亥謁帝而
潛出秦卒旦日至小澇潤秦卒聞軍至懼僵仆山為
陣木及刻成太祖經兵擊破之盡收其衆為餘人斬
秦傅得長安高僧會道陷洛州降制史宋金簡秦之
反覆洛州新東魏刺史杜若太祖罷長安六月遣儀
同士護取楊氏壁太祖謂能行皇帝復申前命太祖
受策與書事愈固議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
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朱粲侯景趙貴黃子惠怡
峰劉充王惠侯吳彌榮李遠奚武等十二將東伐

數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圖利民便
時遺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懷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留其將張瓊許和守之
夏五月秦州刺史達中王万余普帳軍所部叛入東
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屯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
河又遣其將賈秦趣澇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
廣陽令諸將曰城今持吉二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
達是欲殺吾軍使賈秦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
行非良策也且歎起兵以來秦每為先鋒其下多故
卒屢勝而騎今出其不意擊之必克克秦則歎不戰
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跋近塔而還擊事若蹉跎悔
無及也太祖曰歐前暮襲澇潤軍不進者固當也
大來出郊駕顧謂吾但自守勿過關意尤狃
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哉雖遠橋
不能渡凌此五日中吾取資秦必失公等勿疑庚戌
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塞右辛亥謁帝而
潛出秦卒旦日至小澇潤秦卒聞軍至懼僵仆山為
陣木及刻成太祖經兵擊破之盡收其衆為餘人斬
秦傅得長安高僧會道陷洛州降制史宋金簡秦之
反覆洛州新東魏刺史杜若太祖罷長安六月遣儀
同士護取楊氏壁太祖謂能行皇帝復申前命太祖
受策與書事愈固議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
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朱粲侯景趙貴黃子惠怡
峰劉充王惠侯吳彌榮李遠奚武等十二將東伐

是爲文帝皇帝

魏文帝丁酉崩走之三月太祖以戎服典民吏勞

惟爾士摶爾申兵，成爾戎事，無資財以經，無暴民以威，則命則有實，不用命則有戮。爾參士其勉之，以成其用命。下至諸軍前，而地至榮豆。東夷高叔禮，守拒不退。于是在原南面而擊之，一千三十叔殺於原南。子至弘農東，魏將高陳子史李徵伯，拒守於安成城。通太祖，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黃城，破新敵，拔燒。其戰士八千人，走度河，令賈攸追，追之，距送長安。於是宜陽郡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安於是宜陽郡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

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神武懼，率衆一萬出塞。突厥蒲跋將自后土遙又遣其將高數等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開中領太祖就平弘農就毅裕五十年。餘日辟謫不滿軍人聞齊神武威嚴所以可怖人謂蘇武遂還河濱刺史王威嚴不知可否引軍入關。涉洛軍主許原西大祖據渭南徵諸州兵告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趣山西逼河達來至此亡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委寡不敵請待擊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敢若得至，咸陽人情輕擾，撫授今及其新，便可擊之。」即遣子奮於渭令軍人齋三日糧糧。度濟分轎車百乘渭南次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神舟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亟引軍來會。癸巳日，侯駿告齊神武曰：「至則祖召，若將謀之。李世哲曰：『及發戎裝，莫不可乎！』」

四年春三月太祖諭諸將人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
魏遣其將侯庫狄于高敖真元勅可朱渾莫莫多
真貨文等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秦
帝將幸洛陽拜閔陵公信被圍詔大駕幸軍教令
帝亦東入庚寅太祖至義渠多舉貨文可朱渾

伏德南度洞與太祖會攻破之太傅梁崇先於是
以疾留長安送袁青喜通謀至是伏仇誅於是
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一月東
漢景攻陷廣州十二月是云貴襲洛陽東漢將王
武率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攻之自襄廣以西城
乾

以北皆爲敵，尋救兵不得，至夏六月，煩川陷，初，侯景

自潁州附梁，後遂度江，開建業，司刺史柳仲禮

以本朝有難，率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昌黎郡來附

太祖使大都督賈往徵之，及至，梁竟陵郡守孫昌黎郡來附

州率衆東走，昌黎以都督太祖大怒，冬十一月，遣開府

楊忠率兵與行臺侯景、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

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昌黎殺齊文襄於鄴，其

弟洋討敗擒之，仍嗣其事，是爲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衆來降，安陸楊忠遂擊之。

灤頭大破之，擒仲禮，悉滅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魏

帝封太祖第二子京爲武邑公。己卯，先是，梁雍州

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郢北，以領中軍，九月丁

巳，軍出長安，時達甫自秋及冬，諸軍馬糧多死，遂於

扶桑北造橋，自郢北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

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梁宰

慈、百揆案、邵陵王叡、給事中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捕之。

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榮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

滑、軍達、武出、散關、伐南鄭。

義廢帝元年春，王榮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梁武帝崩，南鄭、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惠

以州降，武統留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衆歸

州，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

武帝爲主，數旬，吳武以憤殺若景，又立其子綱等

而廢綱，自立，歲餘，弟經討景，擒之，遣其全人魏，參

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太祖赴承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

軍事。己卯，東梁州平，送其義帥於灤州。三月，太祖還

大都督魏安公尉遲、河寧侯侯景、武陵王蕭紀於蜀。

夏四月，太祖勒俊騎三萬，西擊陳度金城河至姑蘇。

吐谷渾、裴肅羅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遣刺史楊

乾運以州降，引迴軍向成都，秋七月，太祖自姑蘇至

長安，八月，克成都，創西南平。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

作亂，事發伏誅。己卯，先是，梁雍州刺史湘東王逈不

聽，乃稱藩來附，遺其世子恭爲質，及楊忠、豫州刺史禪

復遣其子平來歸，夏五月，齊文帝廢其主元善。

見面，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武昌公，導爲

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郢北，以領中軍，九月丁

巳，軍出長安，時達甫自秋及冬，諸軍馬糧多死，遂於

扶桑北造橋，自郢北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

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梁宰

慈、百揆案、邵陵王叡、給事中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捕之。

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榮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

滑、軍達、武出、散關、伐南鄭。

義廢帝元年春，王榮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梁武帝崩，南鄭、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惠

以州降，武統留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衆歸

州，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

武帝爲主，數旬，吳武以憤殺若景，又立其子綱等

而廢綱，自立，歲餘，弟經討景，擒之，遣其全人魏，參

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

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奉上廟，是爲恭

帝。義廢帝元年夏四月，帝大宴羣臣，魏安公尉遲執節書

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也。七歲，文皇帝託於安

定公。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五危之公既

受茲重寄，居冗繢之任，又納女爲皇后，不能訓誨

有成致。今廢則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

而誰？太祖乃令太常蕭舞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群

后暨舉士雜文皇帝以廢舉之，嗣氏於予訓之，壽之

庶庶有成，予固能革愛無心，庶豈乎。廢壓之文皇帝

帝之志，嗚呼！茲咎於予，其責避乎。實知之，則利衆人之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

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命，亦以九

爲上，又改置州郡，縣改東嘉爲華州，北秦爲宜州，

南秦爲成州，東秦爲同州，北華爲鄆州，東秦爲龍州，

東巴軍集州北慶爲醴州，西鄆爲鴻州，西秦爲利州，

東巴軍集州北慶爲醴州，西鄆爲鴻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
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為開周禮建八官以太祖爲太師
太宗等率百官奉辭為太師公杜遠爲太保大宗
伯獨孤信爲太司馬于謐爲太司空張良爲太保大宗
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號多草前鋒大統中乃命除之
韓建盧弼依周制改創其事亦重。卿官然爲撰文
未成業務務歸省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北
巡塞外秋九月北河工畢遣使來附以耕爲大
將軍率百官親耕帝封太谷縣令耕於大
平公邑各一二十户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
公護送還副騎于冬十月乙亥崩於壽安宮還長安
發喪葬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追贈文公孝文帝
受廟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
世祖知人善任使從如詔之衛衡徵達政事
恩信被物莫敢取焉見之者咸思若得其死力
養我因存釋而用之河濱之役率以擊斬者皆
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

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按周書閔帝本紀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太祖第

時其官也天厭武魏邦垂憂以告惟爾開府知子雖
不明敢布弊大格裕有良哉今踵唐虞舊典位在
周廟公宰事過庭為使大夫宗伯趙貴者執事參
式恭荒菴求於唐虞之謡曰我魏德之終舊矣夫
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憐於天道而不歸有徵不
時用詢謀食公昭考文公格勤德於天地不濟生民
民泊公躬又言重光故元象徵見於上靈訟奔走於
下天之歷數用是在焉子安敢弗若是以欽聖典
選位于己其孚天休保有元祐不惑先帝固無
惑恩民部中大父溥北公元祐致皇帝靈載固辭
公節百勤勸進太師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遷于
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吉大朝
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文王是皇妣爲文后大
教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戴史蒼四百官奏
讓魏公皇帝之異與諸陽陽行夏時所不與今
也逮於凡尼異禮陪隨陽陽行夏時之後所不與今
也請所始終受命以木承火是當行錄止用夏時
式遵聖遺惟文王灑元氣之群有墨水之識服召
鳥制曰可以大司徒越郡公李衡爲太師大宗伯
國公皇帝之異與諸陽陽行夏時所不與今也
也逮於凡尼異禮陪隨陽陽行夏時之後所不與今
也請所始終受命以木承火是當行錄止用夏時
太保大宗伯杜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軍
都大僕高陽公武陽郡公豆庶爲司空寧陽公
公李達司小司馬博陵郡公翼解司馬伯魏安公尉
遲等並杜國王黃劉閔丘詒了子本自神農其於
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
太保大宗伯杜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軍
都大僕高陽公武陽郡公豆庶爲司空寧陽公
公李達司小司馬博陵郡公翼解司馬伯魏安公尉
遲等並杜國王黃劉閔丘詒了子本自神農其於
宜作厥士始祖顧侯學上達海源有國基配南北
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

爲太祖從卯卯方丘甲辰辰廟大社初除市門號乙巳
祠太廟不食會自官於乾安殿並各有差戊申詣
日上天子有命革羊省於親府祭于一人受茲大寶予
子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千里遠四朝明四日之謂者
其有聞知哉又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敷
何者不宣時政有何不得無修身潔己不堪佐世
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冤枉受罰辱辱于下之徒而不
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所所申憲幕孤寡不爲
有所司所處並宜具飭若有年八十以上者所居要就
早之處並宜具飭若有年八十以上者所居要就加禮
辛亥祠廟南郊士子立王后元巳十二卯即詔曰惟天地
朕斯邦以至今可大房諸國爲周藩於是封太師
李衡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楚國公大保猶其位爲
衛國公太司空于謙爲燕國公太空侯莫榮藻爲
梁國公太馬司馬王崇晉爲晉國公邑各萬戶半
祿國公太僕寺少卿張景於金州都田一百畝置
康都邑資州都邑置通州一門癸酉朔日於東都
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廣爲天水郡公戊寅賁祿大壯工
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文考卦與羣公治
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
迭相匡勵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服
社稷事不克行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
疑者如卯卯此一心思定於羣公者弟兄弟異
世而朕不明不能禍此使是公貴不悅于朕與方
俟遇通吃奴興王龍仁長孫僧俗等陰相假設圖
計殺之不復存焉